

第一卷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

山东人民出版社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

第 一 卷

王文英 编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九〇年·济南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

第一卷

王文英 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0.75印张 5插图 424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9—00733—4

B·44 定价：11.30元

编 者 的 话

在有关领导同志和我国哲学界同志们的热诚支持下，经过作者、编者们的共同努力，《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四卷本）现在同读者见面了。

《评传》的编写，绝非一时的激情，而是出自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强烈的时代意识和责任感。它的任务，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面临新问题、面对新挑战，从而蕴育和呼唤着新发展的形势下提出的；是在国际大背景、国内小气候的冲击下，我们党内和社会上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兴趣淡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怀疑、困惑，以至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的情况下提出的。上述基本事实向我们尖锐地提出了必须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但无论是坚持还是发展，首先都要弄明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它的理论真谛和发展机制。而这又首先要求助于学习和理解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个基本事实规定并突出了《评传》一书编写的现实目的和意义。

理论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论工作的根本

方针,也是《评传》编写的根本目的。我们认为,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回顾、研究、总结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是学习、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之一。《评传》将以历史事实具体揭示:马克思主义在其自身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曾面对过时代和实践向自己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只有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它,才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同时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发展。这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也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和对待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过程。在其现实性上,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一定的割裂与分离,甚至激化,造成重大失误,导致某种“危机”。“危机”是挑战,弄得不好,将把革命事业引向倒退;“危机”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遇和契机。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地总结,并从中得出本质上积极的革命结论。即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就是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行深刻思考得出的科学结论。它深刻地揭示了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主题,抓住了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关键,在“危机”和挑战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最完备最彻底的唯物论，也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最全面最深刻的辩证法，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作为更深更高层次的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忽视和动摇，都将在理论上陷入困惑与混乱，在实践中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等人之所以一度背弃马克思主义，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经济理论和社会学说，而没有自己的哲学，并企图以新康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评传》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著名哲学家的革命实践、理论创造和卓越贡献的评述，具体地历史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形成和发展，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将有助于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揭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真谛和内在机制，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和向哲学新思维、政治经济新格局的转变提供有益的启迪；为我国当前的改革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为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反对教条僵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提供思想武器；为抵制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从世界观、方法论方面武装人民提供战斗武器。

激励理论上的探索与创新、澄清思想上的种种迷误与混乱，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科学信念，也是《评传》编写的重要目的。《评传》通过中国传统的评传体例，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崇高的理想情操、卓绝的革命实践和艰苦

的理论探索与创新的生动画卷,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富有成果和生命力的强大阵容;揭示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所带来的巨大精神解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将唤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崇高使命感、责任心,进一步激励他们理论上的探索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要掌握的不仅是它的重要的理论结论;而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和理论真谛。但只有熟悉理论的发展史,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理论。《评传》通过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人类思想的优秀成果的批判继承、对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论战与批判,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革命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这无疑将有助于澄清人们思想上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种种迷误与混乱,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念。这是因为它揭示出一个确凿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扎根于实践的一个自身发展的开放体系。它没有穷尽真理,但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而遵循着其它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评传》的编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需要。采用人物评传的形式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该书的主要特色。据我们了解,国内外还没有出版过这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我们认为,评传形式可以有效地寓共性于个性之中,蕴规律性于丰富性、多样性之中,具有其独特的生动具体的鲜明特色。它透过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宏伟业绩,散发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

生活情趣，具有着强大的感染力。这将有助于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单线性和简单化的不足，便于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群体性、开放性的丰富多彩的本来面目。因而我们希望《评传》，不仅可以成为一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教材，而且能够为改革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科研的模式作出有益的探索，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普及作出一定的贡献。

为了更好地发挥评传体例的特色，实现《评传》一书的编写目的，在编写中我们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评传》的编写，贯彻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原则。作为评传体例，它坚持评传结合，以传为线索、以评为重点。为了实现上述原则：第一，全书在总体结构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著名哲学家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历史进程为主线，但在评介对象的选择和卷次的安排上又不绝对依据时间顺序，而适当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理论体系间的相应联系以及区域和民族的特色。据此，《评传》共设四卷。第一卷的评介对象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在欧洲各国的追随者、战友和学生。第二卷评介对象是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和部分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第三卷的评介对象是以中国为主的部分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第四卷的评介对象是西方的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其中有的曾被列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我们认为从其基本和主导方面来看，他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第二，对每个评介对象及其理论贡献作评述时，不求面面俱到，而力求体现人物个

性、突出理论特色,把它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的总体联系之中,作为发展的环节和中介。第三,为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避免全书流于诸多人物罗列倾向,《评传》设各卷导言,以贯串全局。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哲学家的课堂里和书本中解放出来,作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创立和发展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因而,无论就其总体发展,还是就哲学家个人而论,哲学的理论创造与创新同革命实践的辩证统一乃是规律现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不仅是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而且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单一的、孤立的哲学学说,而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中,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经济学说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然而合乎逻辑的联系,并与它们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在《评传》一书所列的评介对象中,包括了部分从职业哲学家的角度来看并不那么“哲学”的对象。我们暂且把他们称之为“实践哲学家”、“政治哲学家”、“经济哲学家”等等。

三,一般说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该时代的总的思想并形成理论中心,出现自己的代表人物,因而在《评传》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袖们的哲学著述和哲学思想无疑是评述的重要内容。但是,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创立和发展绝不是哪一两个国家中某一两个人的灵感产物,而是世界范围内文明发展和集体智慧

的结晶。因而评传对象中也应包括有众多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发展作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精密化和作出新的概括与发展的职业哲学家。据此，《评传》的结构设计取纵向发展和横向扩展相结合的多维立体方法，以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群众性、开放性和生命力。在评介对象的选择和评述中，我们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革命领袖们为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的突出贡献。但是也摒弃那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以人划线和一言堂的狭隘宗派观念，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派观念。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充分体现随着社会实践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表现形式所必然呈现出的日益丰富和多姿多彩的大趋势。与此相关，我们认为学派的存在是科学发展的规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不同学派的争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动力之一。据此，《评传》一书中选入了个别有“歧议”的人物，为的是能够对之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四，列宁指出，由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具体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总是各有其贡献，各有其侧重。同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仅由所处时代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和任务所制约，而且受到所处具体历史环境、文化传统和个人素质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局限。《评传》不苛求入选对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全面发展；也不排除某些对宣传、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过历史贡献，但在政治上、理论上有过重大失

误，甚至对革命半途而废的人。

《评传》的编写，坚持实事求是，提倡独抒己见。对评介对象的哲学观点和理论贡献，既要充分阐明作者本人的观点，同时也要对学术界存在的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和争论作出必要的客观介绍。

《评传》入选评介对象的确定，对我们来说是个比较复杂的难题。我们采取这样原则：凡属国际国内政治上争议很大的人物，暂不列为该书的评介对象；凡属在理论和实践上虽有建树，甚至做出很大贡献，但仍健在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暂不列为该书评介对象。与此同时，某些本应列为该书评介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布拉戈耶夫、阿斯穆斯等，由于资料不足或作者难寻，暂时也没有列为该书评介对象。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们资料不足、眼界局限，同时又考虑到只能照顾到各种不同思想类型的代表人物，以致对某些本应列入的对象有所疏漏。至于著名与否，则更属相对。不足之处，请读者原谅指正。

《评传》的编写，得到有关领导、山东人民出版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同志的热情支持。特别是《评传》的广大作者，为该书的撰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山东人民出版社祁秀生同志，从项目设计到具体编写，自始至终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全部工作，提出意见、提供经验，积极热情地支持该书的编写和出版。孙永猛同志对该书的编写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在此，向《评传》一书的顾问、作者和一切关怀、支持该书编写和出版的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1990年5月

序

黄枏森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一书系统地评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来直至当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生平和哲学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但这一思想过程只能在各个哲学家的实践活动和哲学著作中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又可以用对他们的主要哲学著作的系统评介，或用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和哲学思想的系统评介，来表现这一过程。采取这后一种特殊形式来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完整著作，据我所知，在国内，甚至在国外，本书是第一部。这种形式当然有其局限性，例如不利于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但对于细致地深入地理解每一哲学家的实践与理论，则是一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所做不到的。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不像传统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那样主要是学院中的哲学，《评传》这种特殊形式对于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优点，特别是利于澄清十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一些争论。

近年来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有本体论思想吗？如果有，他的本体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吗？西方哲学界一般都不

承认马克思有本体论思想,认为他至多有一些历史哲学思想,许多西方人编写的哲学史著作根本不谈马克思。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不承认马克思有本体论哲学,认为他的哲学就是唯物史观。这种观点除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以外,没有在中国流传过,但近年来有些人重新提出这一观点。还有些人承认马克思有本体论,但它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并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人本主义,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

《评传》是以人为核心来写作的,无疑十分有利于澄清这些偏见、误解或谬误。《评传》将向我们表明,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学院哲学家或书斋哲学家等量齐观。哲学本来是全部实践活动的最高总结和概括,又是为人类实践活动服务的。但在历史上,甚至在今天的西方,一般说来,系统的哲学理论和人类实践活动是彼此分离开来的。始终自觉地努力把系统的哲学理论和自己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的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其实践和著作中表现出丰富的自觉的哲学思想,却很少系统的哲学论著,《评传》着重评介的几位革命领袖,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如此。其中,恩格斯的哲学论著是最多的,但其数量同任何一位著名的现代哲学家都无法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点是社会政治理论,他较少写作系统的哲学论著是很自然的。但这种情况决不能说明他们没有或很少有哲学理论,他们不是哲学家,因为他们的论著中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他们理论活动和论著是自觉地用他们的哲学来指导的,他们对形势的估

计，对革命纲领、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也是自觉地用他们的哲学来指导的。他们的哲学思想，有的是来自对过去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有的是来自对科学知识和人类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哲学与实践的这种密切联系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对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也应作如是观。

诚然，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一词，也没有提出过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系统理论，但有关言论并不少见。在他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后面不远，就特别声明在强调实践的作用时不要忽略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就是唯物主义本体论思想，而有些人居然能把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成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人本主义，即非唯物主义，确实令人费解。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也明确指出自己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即本体论基础，它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还说过“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主体者，本体也。这篇序言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个问题，还是请读者阅读《评传》吧。

近年来争论较多的另一个问题是：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是从马克思前进了还是后退了？过去认为当然是前进了，而近年来不少人认为是后退了。这同前一个问题有关。有人认为既然马克思不是唯物主义者，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恩格斯和列宁却大张旗鼓地宣传唯物主义，这不是背离马克思而重新回到费尔巴哈的道路吗？不是倒退是什么呢？这种观点同样是难于成立的。

人所共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自第一次合作撰写《神圣家族》以来，相互支

持,密切合作,终身不渝。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建立在思想一致和共同事业的基础上的,所谓恩格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背离从何谈起呢?恩格斯的主要哲学著作《反杜林论》的写作,其过程和观点,马克思是完全清楚的,恩格斯曾向马克思读过全书,得到马克思的充分赞许,从未表示过异议,说恩格斯在哲学上背离马克思的人莫非比马克思本人更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对列宁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的许多哲学论断曾为列宁所引用,如果恩格斯没有背离马克思就不能说列宁背离了马克思,而且就列宁与马克思在思想上的直接联系来说,也有大量材料可以证明,列宁与马克思在基本哲学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这决不是说,恩格斯、列宁与马克思在哲学上没有差别,实际上,恩格斯对于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他们最初创立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他们常常称之为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其中包含了本体论、认识论的思想,但本体论和认识论没有像历史观那样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恩格斯的独特功绩就在于使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唯物史观中分化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辩证法。恩格斯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一词,但却使用过唯物主义辩证法一词,它包含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这样就出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有人说,这个框架始自斯大林,这不符合事实。学科的分化是学科的进步,因为学科有了分化,才有各个学科之间的科学的综合。在辩证唯物主义中,本体论和认识论是混在一起的,列宁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

想体系,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分化准备了条件。此外,列宁还对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评传》对于科学地阐明恩格斯、列宁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关系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和论证。

近年来人们普遍关注的再一个问题是:如何估计职业哲学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按照过去的流行看法,职业哲学家是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缘的,他们的任务只是注释、解说、宣传和普及,只有革命领袖才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格。这种观点除了带有个人崇拜的因素而外,还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的某些误解。前已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产物,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产物,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最有资格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事实也告诉我们,革命领袖们确实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进一步认为除他们之外再没有人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太过分了。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实践的产物,更是对整个人类优秀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一门科学,也需要作为一门完整严密的科学思想体系来建设和发展,这项任务的执行对于职业革命家是困难的,而对于职业哲学家不仅是更有条件的,而且正是他们的份内之事。特别是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国家内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为职业的一大批哲学家,注释、解说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但不是唯一任务,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而且不建设和发展,解说和宣传的工作也是做不好的。《评传》评介了若干

职业哲学家的生平与思想，充分肯定并评价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就是用行动肯定了他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这是很对的。

近年来理论界普遍关注的又一个问题：过去受过批判、被看作修正主义者的一些人物有资格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行列吗？《评传》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对某些这类人的生平和哲学思想作了评介，如对考茨基、布哈林等人作了评介。我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过去受过批判的人未必是修正主义者，例如布哈林受了斯大林的诬陷，苏共已为他恢复政治名誉，至于他的经济政治思想和哲学如何评价学术界还存在着分歧，但无论如何，他应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列。对考茨基的观点过去的评价难免有失之偏颇之处，但他无疑是个修正主义者，这个案是翻不了的，但是，他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作过斗争，把他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行列，对他的生平与思想的是非功过作一番历史的公允的分析和评价也是应该的。

我认为《评传》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殊形式对于阐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以上是对其特殊意义的几点说明。当然，其意义决不止以上几点，例如它对于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四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等等，都有着特殊意义。由于这些问题在《编者的话》中已有比较详尽的说明，我就不再赘述了。

1990年9月于北京